

发现太谷

杨丕梁

生在太谷，长在太谷，某一天，脑中突然跳出一个大大的疑惑：“太谷是什么？太谷在哪里？”自己竟然一下子就陷入了云遮雾罩之中。

历史的烟霭会遮住许多事实的真相，岁月的尘埃会迷惑人们认知的眼睛。当我决定拂去这些烟霭和尘埃，去发掘历史的本源，为人们展现一个真实的太谷时，我发现，这是一个走进历史的隧洞，去探索和认知混沌与迷茫的未知之旅；这是一个唤醒集体的记忆，对折戟沉沙的历史断代进行重新梳理和体验的过程；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繁杂冗碎的过程。

当决定踏上这条探索和发现之旅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将跳进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纪之湖，只有拨开泥沙、海草，绕过礁石、鲨鱼，才能打捞出那些沉积已久的时光碎片。

玄鸟生商，因箕子而封箕城，春秋纷争，阳处父以名阳邑；白塔村在先，太谷城在后，古城之富庶，以明清尤甚；深厚的积淀，孕育了一方之丰盈。是的，这块土地无疑积聚着厚实凝重的历史：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夏商周时代的白燕遗址、名为“聚箕场”的古箕城遗址、阳处父的封地阳邑、秦大将白起的驻防遗址白城、房玄龄的衣冠冢、晋商首富曹家的逸闻、大书法家赵铁山的遗墨、形意拳创始人车毅斋的传说，还有明代的鼓楼、宋代的白塔、起源于宋元的太谷秧歌、出名于明清的宫灯，以及遍布于境内的160多座寺庙坛观……

这里，商周时期称箕城；西汉置县称阳邑，属太原郡；王莽改名繁穰；东汉恢复阳邑县；隋开皇十八年（598年）改名太谷县；2019年年底，改为太谷区。回眸历史，从三千多年前的商周走来，箕城一阳邑一繁穰一太谷，这必定

是一条布满荆棘、混合着苦乐悲欢的旅途。

穿越三千年的迷雾岁月，当我踏上这条寻求之路时，毫无疑问，我已融入历史的苍茫之中。

在一个个实地走访、检索资料和冥思苦想的日子，我一直在内心询问自己，漫漫三千年旅程，从古箕城到古阳邑，从古阳邑再到古城太谷，它们的身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沧桑？在它们的身上，又承载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幼年时期读《封神演义》，知道有个叫箕子的商朝大臣，后来被纣王贬为奴仆，但怎能知道此一箕子，竟与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。儿时便听人念叨着一首歌谣：“太谷城，真有名，鼓楼盖在正当中。东寺园里游九曲，田儿后头绞活龙。白塔建在无边寺，四街八井盛兴隆。”却不知道，曾几何时，古城太谷竟是那样的热闹喧哗和富庶繁华，看来，简简单单“金太谷”三个字，叫来容易，又岂知它得来的艰难。今天，太谷旧城区神韵犹存，以鼓楼为中心，东西南北四条街道仍然健在，从街两侧那些豪华富丽的老房子、砖雕木雕犹在的各式门楼、高耸翘首的精致屋脊，以及一个挨着一个的各种店铺名号，依稀仍可窥见昔日“中国华尔街”的风采。穿行在这些高墙耸立、小巷幽深的旧城区，岁月的厚重和弥漫其间的商业文明气息，总会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文化传承、历史底蕴，以及随处可见氤氲着的吉祥瑞气。

太谷古城以鼓楼为中轴，远可南眺凤山，近可东观象水，而无边寺中的白塔倚天而立，更是与凤山上的三浮塔遥相对应，呈现出天地阴阳的儒学内蕴。不难看出，早在1400年前，这块土地的先人就已经把浓厚的华夏文明植根在了这里。大自然汲天地之精华而草木葳蕤，而人类文明的花蕾在社会前进的脚步声中，也更加恣意地开放。

从萌生念头，到开始搜索资料，打捞历史的碎片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。而一旦从那些斑驳陈杂的旧事中清理出一件件光芒灼灼的遗存时，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是无可替代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需要穿越三条相互交织的途径，首先是对实物遗存的考证，其次是对典籍和文字资料的检索，再就是

对一些民间野史、传说的修订。

历史总是绷着它一丝不苟的面孔，让我必须历经困惑方能体会到收获的乐趣。那次去考察古箕城遗迹，我的内心再一次被强烈冲撞。到达白燕村已是午后时分，在村民的陪同下我找到一个叫寨疙瘩的地方，村民告诉我，与寨疙瘩相邻的那块土地就叫“聚箕场”。至于为什么叫“聚箕场”，他也只是听老人们祖祖辈辈口口相传，说是古时候某个部落召集人开会的地点。我顺着村民的指点极目远眺，一块大约二三十亩的土地就横亘在面前，那里生长着一簇簇的柏树苗和其他一些树种，阳光照在叶片上闪闪发光，犹如青铜的斧钺在征战前发出的光芒，侧耳聆听来自土地深处的召唤。历史就这样袒露在风霜雨雪中，而跋涉了三千年的古箕城，其高贵的名号竟隐匿在一块普普通通的庄稼地上。那一刻，我平静的内心再次掀起波澜，也许，只有附近那些蛰伏了千年之久的生命，他们能够窥视到我心中无法排解的震撼。

在走进古城历史长廊的日日夜夜，我还常常惊讶于那些民间的遗存和发现，是它们不断地修正着我的认知、纠正着我的视野，把我从过去对一切民间遗存的怀疑和否定中拉出来。以往，我对太谷秧歌、民间社火等这样一些地方曲艺、民间工艺和乡言俚语大多持不屑的态度，随着对古城历史与文化踪迹的追寻，蓦然回首，我发现了自己认识与思维上的缺陷。过去，自己只是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世代传承的名流典籍，对那些历经大浪淘沙而留存下来的巨擘之作，充满了崇拜、仰慕与敬畏。名流史观笼罩了我思想的空间，我完全忽视了自己身边那些散发着泥土气息、柴草味道的民间艺人、民间作品和民间文化，对他们创作上的粗朴、直白，表现技巧上的媚俗、噱头，我向来充满着鄙夷和不屑。但通过一段时日对古城文化的追寻，以现在的眼光去进行审视，其实，沾满泥土和草屑的民间文化，它的起源恰恰就直接通向历史的深处。正是这些最朴素的文化传承，让我有机会触摸到事物古老的光泽、领略到古城风姿绰约的神韵。

一次次走在苍茫广袤的土地上，一次次走进那些散落乡间的古旧遗址，一次次走进那些灰砖青石的高墙大院，一次次走进那些肃穆庄重的寺庙道观……我的内心总是难以平静，终于发现了它的大美，发现了它身上被岁月遮蔽已久的内敛和博大。

发现太谷，这是一次走进历史、呈现历史的艰辛之旅，也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脱胎之旅。天地苍茫，而吾知有涯。我仅想以自己粗鄙的文笔、浅陋的见识，从一己之角度，对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进行一次力所能及的解说：触摸岁月的浮尘，追寻历史斑驳的影像；透过时光的隧洞，倾听来自故土深处的回响。

腌酸菜

李均平



在过去，漫长的冬季，乡下人很难吃上新鲜的蔬菜。怎么办呢？最常见有效的办法，就是四个字：晒、藏、埋、腌。

晒，即提前将蔬菜经过切片、拉条、编串等加工之后，晒干脱水；藏，是指打地窖，形成一个相对保温的环境，把红薯、土豆等藏起来；埋，则更省事简便，直接在院子里挖一个尺度适当的坑，把耐冻的白菜、萝卜放进去，上面苫盖一层草帘，用土壅埋起来，以备日后所食。

在这里，主要说一下第4种办法中的腌酸菜。每年秋分白成熟的时候，老家的农人开始忙碌起来。他们很形象地把收获白萝卜叫做“劈萝卜”，或者直接用菜刀贴地面将萝卜白从根部劈起，或者按住萝卜白顶部，只劈取中间裹实部分，底部几层青绿色开瓣儿、松散糙厚的叶子，就留在了地里。

农家人最讲究节俭，不管是直接劈回的，还是剩在地里的，萝卜白外层的叶子，万万舍不得抛弃。好多次我跟着母亲，拿着口袋箩筐，去菜地里“打扫战场”，满载而归。

其实，母亲早已提前选好洗净一口酱黑色油光锃亮的大缸，还有一块光滑圆润、分量很重的大石头，并熬足了量的腌酸菜浆水（少量小米下锅熬熟，再捞干净米粒后控出的米汤水）待用。随后，家人齐上阵，把残破得厉害的叶子捡出来，扔进猪圈里，留下形状完整的叶子，卷起来，切成不足一厘米宽的菜条，下锅焯水，捞出来盛入竹簸箩，沥干后进入下一道关键的腌制程序。

先取适量菜条铺设到大缸底部，用擀面杖反复轻击捣实，再铺设第二层，再次轻捣。这样分批量依次进行，直到快叠到缸满的时候，把大石头稳稳地安放在菜条中心，再将浆水倒进菜缸，淹没菜条，最后，用石板盖上大缸，腌制工作就算完成。

仅从工序上来讲，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。但是，要想腌制出上品酸菜，却并不容易。

就连做得一手好饭和女工活的姥姥和母亲，也经常为没能腌制出好酸菜而感到遗憾。母亲总是感叹，她腌制的酸菜，时间不长，表面就会生出白色的霉斑，酸菜条也会变得软塌塌，浆水也因此有了异味，最终，只好将整缸酸菜倒掉。

听了母亲的叹息之后，我请教过很多有腌制酸菜经验的主妇。简而言之，核心有两点，一是要把握好擀面杖的力度，既要把酸菜一层层夯实，又不能把菜条捣烂，这样才能挤出菜条之间的空气，有效控制其在浆水中的发酵程度；二是处理好浆水熬制的温度浓度。浆水，实际上是腌制酸菜的“酵母”，与菜条发生化学反应，实现酸菜味道、劲道和口感的平衡。

一项看似简单的过程，其实很不简单，季节的选择、时分的定夺、温度的高低、汤汁的浓淡、力度的掌控、时光的浸润，都在奇妙地融会组合。

腌制一段时间后，需要开盖，用筷子沿着菜缸边沿将表层的菜条撬松搅拌，在浆水中浸泡几日，便可捞出食用了。

腌制得好的酸菜，黄中透绿、微糯不烂，柔中有脆、软硬适中，有嚼头、有劲道，酸爽利口。腌菜的浆水，色泽浓度介于乳白之间，口感绵柔丝滑、清冽生津。到了盛夏，炎热高温，大缸中的酸菜却依然安然清静。这时候，舀一碗浆水喝，顿觉全身凉意通透、神清目明。

把酸菜用食盐、浆水和芝麻油凉拌，更是满口酸香，令人甘之如饴。老人家吃煮疙瘩、荞面烙锅、“锅垒”（一种先蒸后炒的面食）时，酸菜绝对是首选标配，从而使得“酸菜煮疙瘩”“酸菜烙锅”“酸菜锅垒”成为榆社的传统名吃，因此而衍生出的“酸菜炒粉条”“酸菜鱼”等菜肴，自是后话，但同样令人着迷。

本人入不了厅堂、上不了台面的田间剩菜废料，就这样在民间物尽其用，经过家庭主妇独到的饮食辩证法的点化，成为流传千古、至朴至纯的名菜。

沾涌钟秀北掌城

李凯文

昔阳城北掌城村，位于城西约12公里处，隶属乐平镇。

北掌城村依山傍水，地势平坦，原名掌城，为了与相邻的南掌城村有所区分才称为北掌城村。扼守要道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，历史一定会赋予它特殊的使命。为什么不是村而称城？必然与古代多次发生在这里的战事相关。据1996年《昔阳县志》记载，秦始皇四年，朝廷在昔阳境内设沾县，县址就置于北掌城村，称沾化城，隶属上党郡。西晋末年，石勒攻打乐平时在此地安营扎寨后称掌城。北掌城村现存的城墙院，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，但与掌城的历史沿革有必然的联系。

李姓先人来到掌城村后，迅速发展成为村中第一大姓，后辈也有几个考取了功名，在老辈居住的街巷立起双斗旗杆，称之旗杆巷。李氏族人发达之后，重新修缮了上街下街两座祠堂，并编撰了一整套乡规民约，用以制约族人和村民的道德行为，如有触犯条约者，必受重罚。同时，建立私塾学堂，赈灾义仓等济贫公益事业也有了明确。在“耕读传家”理念的倡导下，北掌城村出过多名太学生、贡生、修职郎、登士郎、经历司和秀才等。

北掌城村民在以农耕劳作为主的同时，还推动了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。油房、水磨房、烧饼铺，及毡房、染房、铁匠铺、银匠铺、麻铺、皮铺等应运而生，典当铺、货货铺等越来越兴隆。

村中建筑规模最为宏大的当数石砌两层楼房的当铺院，该院为当铺的主要经营场所，也是昔阳县唯一现存的当铺旧址。石筑的城堡式围墙高过两丈，墙体厚度三尺有余，院门防御措施得当，院内大院套小院，房屋、窑洞37间，水井碾磨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。主院、偏院建筑造型独特，虽然是四合院形式，却具有极强的防御特征，绝非是普通大户人家的建筑所为。偏院的石雕门墩经历岁月风化，改变了原本的模样。门额上乾隆42年题记的石质阳刻“西堡”两个篆书大字，依稀还能辨认。

建造于唐朝末年的寿圣寺规模宏大，山门两侧有钟鼓楼，三进院布局方正，中轴线上建造有观音殿、大雄宝殿和水陆殿，东西两侧配有禅房。1949年后，这里被改为学校，直至20世纪70年代。大雄宝殿的一个角落，闲置着一口体量不大的铁钟，铭文有“乐平县北掌城村西头观音阁……乾隆55年……”字样。水陆殿背后的墙根下，层层叠叠堆放各朝代遗留的石碑，分别记载着掌城的历史。经过维修后的寺院一派祥瑞吉气，院内周柏依然昂首参天。

漫步在古道和街巷，村里鼎盛时期的三座阁楼和古戏台都已不见了踪影。下街的李氏祠堂曾被改作生产大队的办公场所，门头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字迹依然醒目。旗杆巷一座宅院“沾涌钟秀”的木雕门楣保存完好。

村口原先的老供销社，又挂起了崭新的广告招牌，村民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，村前沾水河畔的杨树已经成林。本村人士李天民，长期收集整理和研究当地文史资料，考证出大量的史料遗存和民间故事。北掌城村康熙年间掌城烧锅酒“乐平第一锅”的传说；麻油坊葛掌柜与考中进士的申小二“麻油添灯”的读书趣事；“孝母宽弟之德”的关东院；秋沟院和“乳儒节”石碑楼的来历；旗杆巷依山顺势，双斗旗杆矗立门前的几个大院；当铺院与“掌城”未解的历史之谜……每个院落的建造故事和上辈人的传说，以及寿圣寺缭绕的香火，都将会在这里世代延续。

在我人生的词典里，记录着这样一件事，打煤糕。

打我记事起，父亲就在城里上班。他隔段时间回一次家，回家后自行车一放就开始忙碌，不论春夏秋冬。他干的活计都是母亲干不动的体力活，比如打煤糕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庄户人家冬天取暖，大部分靠柴火炕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炕，炕连着灶，灶上面架一口大锅，一日三餐都用柴火烧饭，捎带着把炕也能烧热。母亲做饭时，我常常拉风箱，看着灶膛里红愣愣的火苗舔着黑色的锅底，发出“吱溜吱溜”的响声。

那炕烧得暖烘烘的，躺着特别解乏。冬天到了，太阳落山，奶奶早就把被子铺开温上，等我们回家睡觉。从寒冷的室外回到窑洞，鞋子一脱就钻进了被窝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家家屋檐下房顶上都堆着满满的柴火，无柴不成家。有树枝树根、高粱玉米秸、葛针树叶叶蒲草等等，无所不有。因缺煤，所以人们发明了煤糕，打煤糕看似没有技术含量，但要打出好烧的煤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对父亲来说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和那些上山砍柴人一样的想法，多多益善，未雨绸缪。

父亲打的煤糕最好烧，这里有他的技巧。首先是模具，他用厚厚的铁皮制了两个模具，在做模具时，是动了脑子的。别人家的厚我家薄，别人家的大我家的小，一薄一厚，一大一小大有学问，薄干得快，厚干得慢，

打煤糕

王景元

大模具出重煤糕，小模具出轻煤糕，轻的搬运起来更方便。其次是在配

比上有讲究，父亲每年买的煤都是阳泉煤或晋城煤，煤质好，煤里有很多核桃大小的煤疙瘩，像碎银子似的藏在其中。不过，在和煤混前要将煤疙瘩用筛子过滤出来，用在炉子灭了引火或炉子不旺时加火，是煤中之宝。如果用这样的煤打煤糕，就按煤土对半的比例配制。如果煤质不好，就按三煤二土的比例，甚至要四煤二土。再就是抹的时候不能拍太实，过分结实尤其是烧土比例大的，晒干后和石头似的，不易燃烧，即使燃着火引儿也不大。最关键的是抹平后，用一根尖钢筋在上面画出“九宫格”，等晒干后就像一块块“井”字田，烧的时候，用锤子轻轻一砸，便沿着细缝变为小块，往炉膛里添加时特方便，与煤球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打煤糕那天，父亲起得特别早，要赶在太阳出山前就把煤糕打好，让它早早接受阳光的洗礼。所以父亲把二哥也叫醒，一起挑水挑土和煤泥。父亲常说“技多不压身”，在他眼里，无论干什么活都是生存之道，所

以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会。

后来二哥当兵走了，我主动拾起铲子和模具，一直坚持到1989年，我也当兵走了，父亲已60多岁，也不是打煤糕的年龄了，只好每年买几吨炭来烧。

2013年，我从部队转业回家，看到父母还住在年久失修的窑洞里甚是愧疚，门窗破破烂烂，走风漏水，他们辛苦一辈子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，却已走到人生的边缘。人们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于是我对窑洞进行了全面维修改造，蓝砖红瓦，安装了暖气，加盖了卫生间，父母站在院子里，静静地瞅着新宅，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开了。

2019年的冬天，听说县城一对老夫妻因煤气中毒双双身亡，给我敲响了警钟。我们家的锅炉也在隐患，发愁之际，国家刚好鼓励煤改电，我当机立断，把锅炉改成空气能，一天24小时恒温供暖。

取暖方式的演变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，每一步的进化都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和国家的发展成果。展望未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生活将更加温暖、美好。

人间烟火，将不痛不痒，当做人情世故。节日劬劳人，打工人，却能在烟熏火燎、蒸汽弥漫的厨房，察觉到温柔的浮光跃金。

人间一趟，周作人说：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”若有快乐，无用便不虚。与虚无的抗衡，无非是刻苦励志，寒暑无间，公忠为国，勤贤尽职。有道是黄金无假，道学无真，道德生活，千古一辙。“人生不过饮食男女，非饮食无以生，非男女无以生，非苦，人生苦短，把酒倒满。追求什么样的价值，便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鸡零狗碎之事，耗尽了对生活的向往，有人则将鸡零狗碎，当做

琐碎的幸福

介子平

欲望是外在的束缚，束缚愈紧，痛苦愈深。若能找些自我满足的感觉，平凡中琐碎的幸福，便可达到。一到放假睡三天，是一种自我满足，红点冰盘鲑鱼，也是一种自我满足，哪怕肥从不过口。

所谓幸福人生，从吃自己喜欢的菜，读自己喜欢的书，干自己喜欢的事，爱自己喜欢的人。然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与彼此喜欢之人，

都是概率极小的事，终其一生，每个人都在寻找与之适配的幸福。人也只有面对喜欢，才会格外用心。

宇宙之大，蝼蚁之微，本是为了体验幸福，不曾想尝尽了人间疾苦，上班已经那么苦，不喝点小酒心里堵，人生苦短，把酒倒满。追求什么样的价值，便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鸡零狗碎之事，耗尽了对生活的向往，有人则将鸡零狗碎，当做

再上澳垴山

丁美科

昔阳城东澳垴山，荒山秃岭，火红年代开荒造地，遂成层层梯田洋河乡里。十多年前退耕还林，辟建城郊森林公园，继而“国防公园”落地，变身休闲康养胜地。我曾亲历当年造林旧事，得闻再回故地，感而赋之。

城外澳垴山，化身“国防园”。环山披松柏，塬塬憩舰船。红帽弄叶下，绿衣舞花间。池边扬清乐，翁走乾坤圈。



刊头题字 冯骥才
文学副刊 第一〇二四期